

利剑出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征战纪实

叶青松 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征战纪实丛书●

利剑出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征战纪实

叶青松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剑出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征战纪实/叶青松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5033 - 2046 - 0

I. 利... II. 叶...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0884 号

书 名: 利剑出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征战纪实

作 者:叶青松

责任编辑:钱庆国

装帧设计:赵光明

责任校对:郭艳徽 焦金仓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360 千字

印 张:13

印 数:1—8000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046 - 0

定 价:24.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剑势 [1]
- 第二章 兰封剑云 [13]
- 第三章 血洗大杨湖 [35]
- 第四章 战士，在战争中成长 [60]
- 第五章 豫皖剑韵 [75]
- 第六章 剑指豫北 [94]
- 第七章 战士，在战火中永生 [112]
- 第八章 六营集风波 [126]
- 第九章 羊山集战斗 [137]
- 第十章 血路·汝河险情 [151]
- 第十一章 血路·淮河险夷 [173]
- 第十二章 大别山的冬天 [181]
- 第十三章 王家店的枪声 [200]
- 第十四章 王近山重仗剑 [215]
- 第十五章 襄樊战役 [223]
- 第十六章 淮海啸 [249]
- 第十七章 晴云飞渡长江 [300]
- 第十八章 一剑封喉 [316]
- 第十九章 剑随心移 [324]
- 第二十章 出国第一仗 [337]

利剑出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征战纪实

第廿一章 百战经典·金城防御 [348]

第廿二章 上甘岭·英雄岭 [361]

尾 声 剑魂 [399]

后 记 [401]

参考书目 [403]

第一章 剑 势

1

从哪儿说起呢？

从十二军的前身六纵组建时说起吧！六纵是1945年11月5日在河北省磁县马头镇组建的。六纵的全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纵队司令员是王宏坤，政治委员是段君毅，副司令员是王近山、韦杰，参谋长是张廷发，政治部主任是鲍先志。不久，王宏坤、段君毅和张廷发调离六纵，六纵的军事指挥权由副司令员王近山行使。

有些人似乎就是为战争而生的，比如王近山。

王近山天生就是打仗的好手吗？

是的，他15岁参加红军，20岁就当红军师长；自己一个团被敌人一个旅包围时，他喊了三句口号吓得敌人屁滚尿流。嘿嘿嘿，如此战神，不为战争生为哪般生？

他娘的吹牛吧！王近山有这本事？

不信了吧，那好，先把“喊三句话吓退敌人”的战史拿出来说一说，再说六纵的故事。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前夜。时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的王近山，率全团指战员和兄弟部队并肩，与国民党军“围

剿”部队没日没夜地激战着。

激战了五天五夜，战事稍微平静了些。夜幕降临了，王近山下令宿营。这是一个普通的漆黑夜晚，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然而，王近山和他的二十八团指战员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晚上还有一场精彩的好戏等着他们上演。他们实在是太累了，连日来的激战，疲劳至极。战士们一听到宿营命令，立即在打胜仗的喜悦中进入梦乡，连游动的哨兵也无法控制自己，垂下了眼皮。

王近山也一样，他也想好好睡一觉。但作为一团之长，养成的查哨习惯一时难以更改。不知睡了多少时间后，王近山起来查哨。看着哨兵沉睡的样子，王近山在心里说，“他娘的，睡吧，明天兴许还有恶战呢！”

“他娘的”是王近山的一句口头语，其中基本没有了骂人的成份。

这时，远处传来“刷刷”的声音。王近山猛然间发现有一点不对劲，凭直觉，他知道敌人摸上来了。夜，黑得可怕，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成群的敌人正从山坡下小心翼翼地摸上来。

怎么办？疲惫的战士们沉睡在梦乡中，如果此时喊“敌人攻上来了，我们被包围了”，战士们无疑会惊慌失措，乱了阵营，而敌人究竟有多少人又不摸底。

在这关键时刻，王近山急中生智，脱口高喊道：“同志们，敌人要跑了，赶快抓俘虏！缴枪不杀！”

这一喊，把敌我双方的心态完全颠倒过来了。刚刚打了漂亮仗的战士们，听到团长一喊，连衣服也顾不上穿，迷迷糊糊就冲出来，进入了追杀状态，大喊大叫地追杀起来。

“缴枪不杀！冲啊！”战士们的震天喊叫声，吓得敌人苦叫不迭，“又中计了，中了红军的埋伏了，完了，快跑吧！”就这样，敌人乱成了一锅粥，而二十八团乘胜追击，将敌人歼的歼，俘的俘，大获全胜。

天亮时，从俘虏口中获悉，他们是刘湘的主力“王牌师”所属的范绍曾旅。该旅被其他红军部队打败下来，退到此地，无意中与王

近山的二十八团碰到了一起。于是，就有了王近山一个团歼敌一个旅的赫赫战史。

王近山，战神也！

如此战神，指挥刚刚组建的六纵，首战兰封，又是怎样的风采呢？

2

不得不说，六纵在组建前发生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是，中国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简单地说，就是国民党开“六大”，共产党开“七大”。

国民党的“六大”，于1945年5月5日，在重庆浮图关的中央干部学校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等正式代表579人，中央正式和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46人。蒋介石致开幕词，要求大会“针对当前抗战的需要，确定今后建国的方针，为本党负荷新的责任，为国家开辟新的机运。”

口号式的豪言壮语喊过之后，蒋介石就在大会发言中，开始本质性地杀气腾腾地开讲：“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恨不得一口把共产党吞下去的蒋介石，在此次大会上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

这里提醒读者朋友，关注一下“推举”这个词。那么，“推举”一词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原来的国民党党章，总裁仅是“代行”总理——孙中山——行使职权，同时还有一个随时可取总裁而代之的副总裁。这对蒋介石实施独裁极为不利。因此，这次大会一开始，蒋介石就曾暗示修改党章，取消副总裁，将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无奈，国民党的元老们不同意。于是，蒋介石的

亲信们便出主意，“经过选举比在党章规定更为尊荣”。蒋介石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不选举不规定，来了一个由代表大会“推举”。5月21日，国民党“六大”闭幕；此前两天，代表大会“推举”蒋介石为总裁，全体与会者起立，高呼口号，并持3分钟之久之掌声以示拥护。

相对于国民党“六大”的召开时间而言，共产党的“七大”，召开得早，闭幕得迟。共产党的“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召开的，6月11日才闭幕，历时50天。大会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共755人。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词：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召开的。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或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则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切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共产党的“七大”闭幕后，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以前，毛泽东就被大家称为主席，当时，他是中央军委主席。七届一中全会明确了他是党中央的主席。对此，毛泽东解释说，“主席就是主要的一席，主人翁嘛。”

至此，国内政治出现了两种趋势，即：

一方面，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

另一方面，共产党要带领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富强。

两股势力的较量，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剑拔弩张，开始激烈地比试。首先就是国民党向共产党“出剑”亮招：一边让“山西王”阎锡山率领部队，向长治地区的共产党部队进攻；一边则以蒋介石的名义频频发邀请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迅速亮出“剑势”，作出回应：第一，主力部队迅速组成正规兵团，加强集中统一。第二，在延安参加中央会议和党校学习的各区高级指挥官迅速返回前线，做好战斗准备。

很多旅团干部准备骑马，甚至步行奔赴前线！王近山也做好了策马返太行的准备。

刘伯承说：“王近山同志，你不用骑马了，明天和我们一起乘飞机走。”

飞机？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哪有飞机？

3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来说，在1945年乘飞机去指挥打仗，那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一边是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请，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一边是上党战役急需刘邓等高级将领亲赴一线指挥作战。而毛泽东已决定8月28日飞往重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杨得志、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滕代远、黄春甫（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及林彪等高级将领8月24日还在延安，怎么办？

这时，一架美国飞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945年8月24日夜，这些领导同志接到了第二天上午9点到延安东关飞机场的命令。命令只让该领导同志去，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送行。

延安的东关机场停了一架美国制造的DC型飞机，即道格拉斯运

货机，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每周六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这次是专供这些中共高级将领使用的。这些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乘坐这架飞机的都是些什么人，也许还以为这些“土八路”搭他那飞机开开洋荤呢。

这是怎样的飞机呢？乘坐这架飞机的当事人之一杨得志将军事后的回忆特别具体又生动：“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黄华同志告诉大家，这个飞机最大的特点是安全。只要有个较大的平地就可以降落。

黄华同志后来回忆说，他事先也不知道这次行动。因为他当时参加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联络工作，每次飞机抵离延安都要到机场去。那天到机场看到这么多负责同志，心里有些紧张，担心飞机万一出现



在延安的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飞返太行前线。

什么情况，我们的负责同志与美军驾驶员不能通话，那是很危险的。他向杨尚昆同志提出随机行动的请求。杨尚昆同志批准后，他才登机随行。

九点多钟，飞机开始在东关机场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不一会儿，大地下沉，飞机起飞了。

飞行了大约四五个小时，发现地面有火把、烟雾。黄华同志说：“请首长们注意，很快就要降落了。”

飞机降落的地点是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

这时，邓小平说起了长凝简易机场的来历：

1944 年秋，一架美国援华飞行队的 B-29 型轰炸机被日军击伤，跳伞的 11 名美军飞行人员被我军救援，护送到一二九师师部。当那些飞行员路过长凝的这块开阔地时，他们误认为是我军机场，睁着碧蓝的眼睛惊讶地说：“噢，早知你们这里有机场，我们可以在这里降落，用不着冒险跳伞了。”就是由于他们的启发和建议，我军在长凝



晋冀鲁豫部队整装待发。

修成这个简易机场，送走了这批美国飞行员，后来，这里便成了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的中转站。我们呢，也常搭乘他们的飞机向延安运送物资、文件、干部。

说话间，飞机着陆了。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派一个骑兵排到机场迎接。

他们从延安到达晋东南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晋冀鲁豫军区，军区机关由一二九师机关兼任。军区司令员为刘伯承，政治委员为邓小平。军区下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二级军区，野战部队8万余人，地方部队23万余人。

上党战役自此展开。

4

9月10日开始，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激战上党地区。而此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组建联合政府。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应蒋介石之邀，来重庆是“拜客”。“拜客”是什么意思嘛？就是走亲戚那种样子呀！因此，毛泽东的心情极佳，在柳亚子等人恳请下，把1936年东征时写下的震撼人心的那阙词名《沁园春·雪》的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发表在重庆的《新民报晚刊》上。

顿时，山城轰动了，震撼了。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图为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在重庆机场。

接着，中国大地为之轰动和震撼。

轰动和震撼的不仅仅是这阙《沁园春·雪》，更让中国人轰动和震撼的是上党战役，共产党部队共歼灭了国民党部队 12 个师 3.5 万余人，击毙了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缴获大炮 24 门，机关枪 2000 余挺，长短枪 1.6 万余枝。

蒋介石闻此噩耗，如丧考妣，不得不在上党战役结束前两天，10 月 10 日，坐到谈判桌上签订了《会议纪要》，通常人们称之为《双十协定》，主要内容 12 条，核心问题是“抗日胜利后，两国两党和为贵”。

然而，谈判桌上是解决不了两种历史命运抉择问题的。

正如毛泽东在 10 月 17 日向党中央报告《关于重庆谈判》时说：“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

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是的，这样的仗，如果不打的话，那么说明太没有眼光了。因此，在10月24日至11月2日，平汉路上的第二个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在国共两军中随之展开。共产党军队力克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四十军，迫使新八军战场起义。全战役我共歼敌4万余人。

平汉战役结束后3天，根据中央军委批示，组建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第六纵队是以晋冀鲁豫军区下属的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机关及直属队、“韦支队”、“石支队”、“秦向支队”为基本力量组建的。

“韦支队”是太行军区以第五军分区第五团（磁县义勇军与涉县独立营组成）、第六军分区第四十一团（基干团）、第四十八团（磁武团）组成的。因支队司令员是韦杰，故称“韦支队”。

“石支队”是以第四军分区第三十二团、第四十六团（黎城独立团）、第五十二团（潞城独立团）组成的支队。称“石支队”，是因支队司令员石志本所故。

“秦向支队”是以第一军分区第十团、邢台独立团、第五军分区第一团组成的支队。因支队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向守志而得名“秦向支队”。

由这三个支队组织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下辖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四十八团）、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五十团、五十一团）、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五十四团）。全纵共1.3万余人。

前面说过，六纵的组建时间是1945年11月5日。六纵组建后不久，司令员王宏坤、政委段君毅、参谋长张廷发先后调离六纵。这样，六纵的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纵队司令员，并新配了纵队政委杜义

德，新参谋长由姚继鸣担任。纵队所辖3个旅：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

介绍一下3个旅的领导班子。

第十六旅旅长由纵队副司令员韦杰兼任，政委张国传，副旅长尤太忠，副政委邵子言兼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赖光勋。

第十七旅旅长李德生，政委何柱成，副旅长宗凤洲，副政委韩明，参谋长宗书阁，政治部主任段大明。

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政委李震，副旅长向守志，参谋长邢荣杰，政治部主任刘昌。

这些人物确实不简单，人人都是有勇有谋有略、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的军事指挥员。纵队及旅一级领导，到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一个个不是中将就是少将。李德生、何柱成、肖永银、李震等人都是少将。而纵队领导人王近山、杜义德、韦杰那可是响当当的中将！

说到政委杜义德和代司令员王近山，那可是一对互称为“二杆子”搭档。此评语可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凭有据的。

有必要把这段故事重温一下。

王近山“三句话吓退敌人”后的战果颇丰，国民党军刘湘的主力“王牌师”所属的范绍曾旅被歼，其中被缴获的一批战马，绝对是阿拉伯纯种马，四肢细长，蹄上有小毛，鬃毛很稀，动作灵敏轻快，那眼睛水灵灵的，美丽动人，有灵性，与那些骨骼硕大、性情暴躁的战马比起来，一个是赳赳武夫，一个则是窈窕淑女。王近山称之为“美人”。

然而，就是这样的“美人”，让王近山差点成了千古罪人，因为他拔出手枪顶住了杜义德的脑门，为的就是这些“美人”们。

当时，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王近山和他的部队及他的“美人”，直插江边，准备过桥。

负责渡江过桥秩序的杜义德，看到竹扎的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早就摇摇晃晃了，过人都已十分勉强，哪能经得起马儿的折腾？杜义

德厉声喝道：“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蹚！”

原本，战马蹚水本属经常。可是，王近山娇贵自己的“美人”：“他娘的，不行，得从桥上过！”

“当！当！”杜义德抬手两枪。最前面的两位“美人”，当着王近山的面，翻入江中，“壮烈牺牲”。

王近山看着嘉陵江江面上的鲜红血水，顿时心疼地破口大骂：“日你姥姥！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杜义德也不是吃素的，还口道：“你几匹马算个球！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

“看老子敢不敢！”说着，王近山拔出手枪，顶到了杜义德的脑门儿上。

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骑着高头大马疾驰而来。一问原委，徐向前劈头盖脑对着王近山一顿臭骂，直骂得王近山脸红脖子粗，乖乖地认了错，才打马过江而去。

当然，嘴上服了气，心里并没有服气的王近山，过江后，又对杜义德骂道：“这下你开心了？二杆子，这些马我是要送给总部和中央首长的！”——插一句题外话，那时，送礼兴这个。因为，总部和中央首长都是行伍打仗之辈，得一良驹比得什么都高兴。

杜义德确实是位出色的政工干部。此时，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已完成，憨厚地笑着问：“原来你就是‘王疯子’，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较劲了！呃，你说，你真敢枪毙我？”

王近山也笑了：“你真当我是‘疯子’？我疯那是对敌人，还能把枪里的子弹对着自己人打呀？不是刚才被你气疯了吗？”

俩人相视而笑。

没有想到，这对不打不相识的“二杆子”，现在竟成了搭档，而且搭档的时间还蛮长。